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65

湖北越调

双 抢 板
双 玉 璧
渔 樵 会
三 眼 洞
鸳 鸯 门
薛 刚 打 朝
薛 刚 反 唐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宝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双抢板.....	胡金山述录 (1)
✓ 双玉壁.....	胡金山述录 (117)
✓ 渔樵会.....	胡金山述录 (155)
✓ 三眼洞.....	胡金山述录 (179)
✓ 鸳鸯门.....	胡金山述录 (219)
薛刚打朝.....	胡金山述录 (264)
薛刚反唐.....	胡金山述录 (300)

双 抢 板

胡金山述录

剧情：刘子忠、刘子明兄弟两家共居，子忠后妻马氏与内侄保柱拟谋家产，唆弄是非，子忠不察，遂与子明分居。子忠向关玄郎索还借银，言语失和，失手将关打死，入狱，子明至县代兄认罪。县官无法结案，乃以生死二板裁决；子明抢得死板，替兄偿命。子忠感弟之情，抚养子明之妻李氏及子定生、女爱女。马氏又与保柱设计，将李氏与爱女逼走，并在家中虐待定生，冬天剥去定生衣服，迫使定生扫雪。子忠得悉，怒斥马氏，马氏佯作认错，故令定生手捧烤烫之碗，定生摔碗而逃；子忠追回，探得真情，乃携定生另居一室。马氏竟与保柱乘夜谋害定生，不料将子忠用磨石压死，诬告定生谋杀。包公审明，处死马氏、保柱。并用扑活狼牙棒救活刘子忠，刘子明。

人物：刘子忠（末）、刘子明（小生）、马氏（贴旦）、李氏（旦）、保柱（丑）、关玄郎（杂带丑）、县官（生）、定生（小生）、爱女（小旦）、老官（生）、招房（生）、包文正（净）、都御史（外）、禁子、王朝、马汉、草上飞、四衙役、二小子、陈差、二原差、雷公、牧童、二刀斧手。

第 一 场

〔刘子明上。〕

刘子明：（对）诗书传家贵，砚台卧蛟龙。（诗）

自幼坐学把书读，日日纸上用功夫。

雄心不尽长江水，壮志直吞洞庭湖。

学生，刘子明，父名不可表，兄长刘子忠。不幸爹娘下

世，多亏兄长招呼成人，娶妻李氏，生下一男、一女，男名定生，女名爱女。每日我在此南学攻读，盼能取得功名。这般时候，不免去到学堂走走！（唱慢板）

昔日有个文昌殿，孔夫子传教在杏坛。

三千六百大弟子，还有七十二大贤。（转二流）

水往低流江心串，人望高攀点状元。

孔夫子留下仁义礼，为人要把礼当先。（下）

〔刘子忠上。〕

刘子忠：（对）堂墙挂古画，福禄寿三星。（诗）

家有万石粮，前仓压后仓。

驷马拴成队，人称富豪郎。

老汉、刘子忠。爹娘在世，抛下万贯家财，在此大街开了一座捣金铺。今天坐在府下，心焦闷倦，去在大街，推算流年，先生言道，我有百天牢狱之灾，去到哪里躲过百天，才得无事。不免将安人叫出来，讲个明白才是。安人走来！

〔马氏上。〕

马氏：（念）

他后婚来我后婚，睡到夜里两条心。

他想他的前妻子，我想我的前男人。

奴乃马氏，配夫刘子忠。老汉在唤，只得去见。与老汉见礼！

刘子忠：不消，安人请坐。

马氏：坐、坐呀！老汉唤我为何？

刘子忠：安人哪曾知道！今日去至大街，推算流年，先生对我讲道，我有百天牢狱之灾，去在哪里躲过百日，才得无事。将安人唤得出来，哪里有得好亲戚、好朋友，和安人

作一商议。

马氏：你这个人呀！你早晚在此大街，你就没得个好亲戚、好朋友？我们是个妇道人家，顶手巾头的人，我哪里有好亲戚、好朋友！

刘子忠：安人想得一想。

马氏：待我想得一想。再若不然，将保柱叫来，看他哪里有好亲戚、好朋友？

刘子忠：将他叫来。

马氏：保柱走来！

〔保柱上。〕

保柱：（念）

日头一出放红霞，公鸡母鸡都上架。

儿娃子尿尿站的那儿尿，

女娃子尿尿忙蹲下。

她有心不蹲下，手里没什拿。

我乃保柱。姑妈在唤，只得去见。姑妈！我正在铡草喂牲口，你唤我作什么？

马氏：保柱哪曾知道！你姑爹去在大街，推算流年，先生叫他躲过百天，方保无事，还叫他去酒戒花。

保柱：酒，你们喝；花，拿来给我玩。

马氏：混杂种！花就是你姑妈，那能玩得？看哪里有好亲戚、好朋友，躲过百日，方保无事。

保柱：好姑妈哪！你们当主人家就没得好亲戚、好朋友，我这个当雇工娃子的从哪里找好亲戚、好朋友？

马氏：你想得一想。

保柱：待我想得一想。想起来了，姑妈！那一天在厂房扒渣子，去时行了一行，转来量了一量，成事只有九十九，哪

· 有一百一？不免去到厂房，躲过百天，方保无事呢！

马 氏：待我跟你姑爹说得一声。老汉哇！适才保柱言道，去
在厂房扒渣子，去时行了一行，转来量了一量，成事只有
九十九，哪有一百一？去至厂房，躲过百天，方保无事。

刘子忠：吩咐保柱，看了行囊，带路厂房。

马 氏：保柱！你姑爹说了，叫你看了行囊，带路厂房。

保 柱：是。姑爹叫我看了行囊，也不知道是那个七幅子还是
那个八幅子被褥，问我姑妈。姑妈！是那个七幅子、还是
那个八幅子被褥？

马 氏：七幅子怎讲，八幅子怎说？

保 柱：你去了，我拿个八幅子；你不去，我拿个七幅子。

马 氏：姑妈不去，拿上一床，管他七幅子、八幅子。

保 柱：是的。拿上一床，有了被褥，还要枕头，拿个长枕
头，拿个短枕头？

马 氏：枕头么，不论长短拿一个。

保 柱：不是的，你老人家去，我给拿一个长的，你们两个人
夜里睡不着，就好睡到一头。

马 氏：睡到一头做啥子？

保 柱：叙叙家常之事。

马 氏：不管长短，拿上一个。

保 柱：哦！不喜欢长的，喜欢短的，还不知拿个圆夜壶，拿
个扁夜壶。姑妈！是拿个圆夜壶，是拿个扁夜壶？

马 氏：混杂种！夜壶吗，提一个就是了，什么圆的，什么扁
的。

保 柱：姑妈说了，不要扁壶，要圆壶。

刘子忠：安人哪！（唱慢板）

未曾开言珠泪滚，尊声安人听分明。

我也曾积福行过善，我也曾舍米周济过贫。
各庙上有我三行瓦，通通碑记有我的名。（转垛板）
老天爷不给我传后，须发半白无有子孙。
大街以上若留连，百天以内有灾星。
保柱与我把计定，厂房躲难走一程。（转二流）
保柱与我路带定，把话说与安人听。
我去厂房躲灾难，家务之事你照应。
保柱前面带了路，躲过百天转回程。

〔保柱、刘子忠下。〕

马 氏：（唱二流）

一见老汉厂房进，撇下马氏一个人。
将身去在上院内，等候老汉转回程。（下）

第 二 场

〔保柱、刘子忠上。〕

刘子忠：（唱导板）

朝日忙来午日忙。（压板）

保 柱：姑爹、姑爹！

刘子忠：什么？

保 柱：今天看出一桩故事来了。

刘子忠：什么故事？

保 柱：你好比个犯人，我好比个解差，将你押着在。

刘子忠：狗头！今天哪里这些古怪话？

保 柱：姑爹！我一天三呼，呼了头一呼。

刘子忠：下次不可！

保 柱：是哪！

刘子忠：（唱慢板）

朝忙午忙无下场。

那一天打从忙山过，见两个忙人叙家常。

为儿治下千顷地，为女栽下满园桑。（转垛板）

千顷地，儿耕种，满园桑，女歇凉。

二老得病牙床上，双双儿女进病房。

叫儿替死儿不死，叫女替亡女不亡。

养儿女保不了生和死，

种什么田地栽什么桑。

奄奄断了三分气，

落一个男守血灵女号丧。

保柱带路厂房上，

又听得保柱禀端详。（挽板）

保 柱：姑爹！来至厂房。

刘子忠：前去打扫、打扫。

保 柱：你老在这儿坐一下，我好开门打扫。（做场）

刘子忠：怎么没得眼色？

保 柱：我是个忙人，你是个闲人，你怎么不给我让地！打扫
毕哪！

刘子忠：前面带路。

保 柱：报，犯人进监。

刘子忠：你个狗头！哪里这些怪话？

保 柱：一天三呼，我才呼了两呼，还有一呼没呼。

刘子忠：下次不可！

保 柱：我不说了。

刘子忠：保柱！回得家去，叫你姑妈好好照顾家园之事。

保 柱：待我出去，你将门闩插着，我把门锁着。

刘子忠：我在内面插门。

保 柱：我在外面上锁。

刘子忠：回去了吧！

保 柱：是，我这就走了。把钥匙带走了，姑爹要开门怎么办？
姑爹、姑爹！

刘子忠：怎么！你又转来了？

保 柱：怎么又转来了，我把钥匙带走了，你想开下门，你怎么得出来呢？我姑妈来看你怎么办？

刘子忠：钥匙递了进来。

保 柱：姑爹！从这个窗窝里递进去，这又有一比。

刘子忠：比些什么？

保 柱：这好比监里那个虎头门，犯人你接钥匙。

刘子忠：你今天哪有这些怪话？

保 柱：我一天三呼，我的呼完了，你可呼你的。（下）

刘子忠：（唱流板）

保柱讲的不顺话，心中好似钢刀扎。

将身打坐厂房下，躲过百天转回家。（下）

第 三 场

〔关玄郎上。〕

关玄郎：（说课课）

有钱无势想做官，捐监。

杉树去皮立门前，旗杆。

门板以上写大字，牌匾。

人人称我为乡宦，体面。

体面体面又体面，体面体面又体面。（诗）

识字不识字，头戴四楞子。

读了三年书，认得三个字。

〔二小子上。〕

小 子：哪三个字？

关玄郎：上大人。我乃公子关玄郎，不幸爹娘下世，我家豪富，懒读诗书，日每在此大街玩耍。今坐府下，眼跳心惊，心中不安，不免带领小子，去在大街游玩。小子们！

小 子：有。

关玄郎：大爷今坐府下，心焦闷倦，带你们出府游玩，可愿意去？

小 子：愿去不辞。

关玄郎：愿去却好。带路大街！（唱慢板）
大爷生得银钱有。

小 子：有几个臭铜。

关玄郎：（接唱）
住的高楼大瓦屋。

小 子：跟灵屋子一样。

关玄郎：（接唱）
房子上安下琉璃兽。

小 子：排场好。

关玄郎：（接唱）
穿的绫罗和纺绸。

小 子：兔子皮。

关玄郎：（接唱）
顿顿吃饭不离肉。

小 子：好食水。

关玄郎：（接唱）。
喝的大曲好烧酒。

小 子：灌牛。

关玄郎：（接唱）

毛厕里屙屎不嫌臭。

小 子：臭舅官难闻。

关玄郎：（接唱）

四下搁的檀香炉。

小 子：熏壁虎子。

关玄郎：（接唱）

解罢手来抽身走。

小 子：嗦呵，嗦呵。

关玄郎：（接唱）

擦屁股用的白春绸。

小 子：红薯。

关玄郎：（唱二流）

小子们带路大街走。

（二小子下。）

关玄郎：（接唱）

游玩已毕早回头。（下）

第 四 场

〔马氏上。〕

马 氏：（唱二流）

老汉厂房躲灾难，躲过百天转回还。

将身打坐上院内，猛然一计转心间。（挽板）

奴乃马氏，配夫刘子忠。我的老汉去在厂房躲灾避难，趁此机会心想害我那二弟一死，无计可施，叫我的保柱前来，看他有什么计策，给我定它一个。保柱走来！

〔保柱上。〕

保柱：来了、来了。忽听姑妈叫，慌忙就来到。见过姑妈！
马氏：不消。

保柱：将我唤得进来，哪方使用？

马氏：保柱儿！搬把椅子坐在那儿，我给你说。

保柱：好，我搬椅子。我搬了椅子，坐下来了，有啥话你说？

马氏：保柱儿哪！

保柱：啥子，你说啦！

马氏：你看你姑爹去在厂房躲灾避难，我有心趁此机会害你那二叔一死，我们将这个家分开了，我们姑侄二人，过两天快活日子，有什么计策，给我定得一个。

保柱：那我没得计。

马氏：怎么说，你没得计？

保柱：我没得。

马氏：姑妈有计，我教给你。

保柱：你教给我学。

马氏：你姑爹去在厂房躲灾避难，姑妈有心看看你那姑爹，没得什么拿，银子上了罐儿，整钱上了串，腊肉作股腊腥气，万般无奈，将那好麦子背二斗，拿到大街，糍了一糍，割一方肉，打一瓶酒，从那刘胡子门前所过，喝了一个靠杯酒。

保柱：什么叫靠杯酒？

马氏：有钱的人，高桌子、低板凳，坐到那儿喝；没得钱的，这雇工娃子们，站在柜台跟前，掌柜的，我这几个钱儿，打一杯酒，掌柜的将酒递过我了，一气就喝了。那就叫做靠杯酒。

保柱：饮酒之后？

马 氏：饮酒之后，就要走呢，回头一看，你二叔也在那儿。

保 柱：你说的不像话，我们二叔就从不上街哇？

马 氏：上街就叫定计。

保 柱：上街之后呢？

马 氏：上街之后，见些张相公、王相公、黄相公。

保 柱：相公多就是哪！

马 氏：你二叔也在其内。

保 柱：我二叔他不饮酒哇！

马 氏：用酒就叫定计。

保 柱：啊！用酒就叫定计。用酒之后呢？

马 氏：用酒之后，将你二叔一观，喝的红光满面，喝的跟那个红脸周爷一样。

保 柱：红脸关爷吗？

马 氏：红脸关爷。众位相公尊敬于他，后来功名还要往上升呢！

保 柱：人家说的是好话。

马 氏：好话倒是好话，把你二叔说气哪！

保 柱：怎样气了？

马 氏：你二叔把桌子一拍，三绺胡须一抹，众位相公不是尊敬于我，明明是要笑于我。虽然我有万贯家财，爹娘在世，爹娘手中执掌；爹娘下世，哥嫂手中执掌。我有一双儿女，跟着他们还要受贫受难，趁着我这个酒兴，回得家去，与哥嫂吵闹，万贯家财，简单平分，还则罢了；如若是不分，吩咐我的定生、爱女，将他长长的胡须拔上几根，编个牛笼咀，给那个哈巴圈戴上，拉到大街，打一鞭子，跳个圈子，挣几个钱，好包烟吃。说这不可言讲。他不该骂得你姑爹。

保 柱：骂我姑爹什么？

马 氏：一辈子无儿无女，绞尾巴根子，断肠驴，老绝户头。

保 柱：还有没得？

马 氏：就是这，没得了。

保 柱：你前头去，我给牲口拌点草，我就去。（下）

马 氏：二叔哇，二叔！放下灯心火，烧你万重山。（唱二流）

我和保柱把计定，要害二弟命归阴。

行一步来在厂房外，叫过老汉快开门。

〔刘子忠上。〕

刘子忠：（唱二流）

心不安来坐不定，心中有事不安宁。

来在门口身站定，外厢何人在叫门？（挽板）

马 氏：开门来！

刘子忠：外厢何人叫门？

马 氏：看你这个老东西，我的声音听不出。

刘子忠：该是安人？

马 氏：正是呀！开门。

刘子忠：先生言道，去酒、戒花，还没到一百天，见不得。

马 氏：戒花，是戒的野花，我们两口子吗，戒个什么花！见
得。

刘子忠：哪个！见得的，我将钥匙从窗户腰里递给你。

马 氏：我在外边开锁。

刘子忠：我在里面抽门。

马 氏：老汉在哪里？

刘子忠：安人在哪里？

马 氏：老汉呀，哈哈！

刘子忠：安人进来，安人坐下。

马氏：坐呀，老汉哇！好有一向没见你，你吃的跟个肥贼一样。

刘子忠：发胖了。安人！你不在家中招呼家务之事，来到厂房为何？

马氏：常言讲得却有：少来夫妻老来伴，一会儿不见干撩乱。在此厂房这一边，我有心来看你，没得个啥拿，腊肉你不吃，我叫保柱割了一方肉，打了一瓶酒，这一向你熬着了，来来来，我们喝一杯。

刘子忠：先生言道，去酒、戒花，喝不得酒。

马氏：算命、打卦，尽是瞎话。喝得的，喝一杯。

刘子忠：安人陪上一杯。

马氏：来来来，再斟上一杯。

刘子忠：不用了。

马氏：好事成双么，再喝一杯。

刘子忠：安人陪上一杯。

马氏：来来来，再喝一杯。

刘子忠：用不得了，酒厚了。

马氏：两杯通大道，三杯挨砖头。

刘子忠：解千愁哇！

马氏：来来来，再喝一点。

刘子忠：可是用不得了。

马氏：不喝，不喝了罢，少喝一点好些。今日喝毕了酒哇，有一句话，我不说的好。

刘子忠：安人！有话就说。夫妻夫妻，有话同知；有话不知，成个什么夫妻！

马氏：我有一话，说出来，你信了，还则罢了；不信了，该说我给你们搬是道非的。